

集部

文選卷五十四

梁 蕭統 統

唐 李善 註

論中

五等論 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以治天下至漢封樹不依古制乃作

此論

陸士衡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 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漢書王嘉曰王

者代天爵人創制垂基思隆後葉葉引曰順命以創制尤宜慎之論語比考讖曰以候

後聖垂基也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左氏傳楚芊尹無宇曰天子有經畧古之制也又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聞長世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

自秦漢漢書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後唐虞侯伯猶存至秦遂并四海分天下為郡縣前聖苗裔靡有孑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以撫海內班固漢書述曰自昔黃唐經略萬國損益三代降及秦漢

革剗五等制立郡縣得失成敗備在典謨王命論曰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書序曰典謨訓誥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

至曠揚雄長楊賦曰恢恢帝業孫卿子曰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廣雅曰曠遠也曠不可

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即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並立五長所以弘其制也尚書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裁與財古字通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周禮曰凡邦國小大相維漢書宋昌曰漢所謂磐石之宗也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毛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而獨斯畏也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大方法也呂氏春秋曰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知其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周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莊子曰愛人利物之謂仁左氏傳

樂武子曰季孫圖其身不忘其君安上在於悅下為己在乎利人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左氏傳邾子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周易兌卦之辭也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愛而不用者取天下者也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者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者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孟子謂齊宣王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趙岐曰古

賢君樂則以已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已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也鄭玄儀禮注曰繁勸強之也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呂氏春秋曰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博利博義也利博義博則無敵也毛詩序曰憂深思遠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鄭玄注大人諸侯之謂也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論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氏曰可使南面言任諸侯治之也九服之民知有定主周書曰乃辯九服之國也上之子愛於是乎生周書文王曰周視民如子愛也禮記曰子庶民則百姓勸鄭玄曰子猶愛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禮記曰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鄭玄注曰體猶親也世治足以敦風道

衰足以御暴故強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埶（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漢書宣帝曰漢家本以霸王道雜之）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毛詩序曰下衆思治也）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目網目也以喻諸侯天網以喻王室也營布居也老子曰天網恢恢踈而不失呂氏春秋曰一引其網萬目皆張廣雅曰昶通也）四體辭難而心膂獲乂（四體亦喻諸侯心膂亦喻王室也論語丈人曰四體不勤尚書穆王曰作股肱心膂）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論語子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包氏曰三夏商周也禮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鄭玄曰四代謂虞夏商周也漢書武帝策詔曰屬統垂業廢興何如

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漢書韓安國曰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政政息愿法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闇言法不可常愿故期在於必薄道不可常明故有時而或闇以諭盛衰興廢抑唯常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愿愆也娱萬切左氏傳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杜預曰涼薄也故世及之制弊於彊禦言諸侯世及而盛彊其弊在於強禦而難制也毛詩曰曾是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言封建諸禮而為害其漏在於末大而本折也周易曰剥上以厚下安宅左氏傳楚子問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不折尾大不掉杜預曰折折其本也侵弱之釁遘自三季言諸

侯專權而王室侵弱斯乃遣自三季也班固異姓諸侯王表序曰秦惡周之敗以為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國語郭偃曰三季王之亡宜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

陵夷之禍終于七雄言七雄力政而王道因之陵夷漢書張揖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東京賦曰七雄並爭

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夏后之鑒即殷鑒也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尚書曰爾唯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孔安國傳曰目所親見法之又明之也

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論語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物禮物也

故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呂氏春秋

曰等步畝封畛所以之也小雅曰封畛界疆一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算乎二王謂夏殷也經世已見李蕭遠運命論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獎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家語孔子曰文武之祀無乃殄乎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毛詩曰經始靈臺吳越春秋曰大夫種善圖始范蠡善慮終賈逵國語注曰權秉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王居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又叔向語宣

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天子加之以恭
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
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遂卑
猶保名位祚垂後嗣
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班固漢書序曰後嗣承序以廣親親
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與
東京賦曰
怨皇統之見替鄭玄論語注曰輟止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降及亡秦棄道任術
史記曰商鞅見秦孝公謂景監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君曰吾不能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悅
懲周之失自矜其得
言懲周以弱見奪自矜以力滅周也
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
弱下之術前王所棄秦以為是故謂之昧焉左氏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所

謂庇焉而縱尋斧也賈逵國語注曰尋用也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其害國語曰晉國有慶未嘗不怡史記范雎曰主憂臣辱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毛萇詩傳曰速召也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毛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毛萇曰顛仆也沛拔也揭見根貌也漢書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也是益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毛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知陵夷之可患闇主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左氏傳鄭石奠謂子橐曰令楚實不競行人何罪又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國之令主十有餘世左氏傳治臣夫曰為之令主揚雄連珠曰古之令主所以統天者不遠焉爾雅曰令善也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論語子曰片言可以

折獄左氏傳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也一朝振矜遠國先叛公羊傳葵丘之會齊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左氏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叔父之所惡也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杜預曰示欲逼周取天下也豈劉項之能鬬鬬勝廣之敢號澤哉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谷關使當陽君擊關羽入至戲又曰勝廣為屯長行至蘄西大澤鄉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其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曩日謂王崩之禍也漢矯秦枉

大啓侯王班固漢書表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謂撟枉過其正矣毛詩曰大啓爾宇為周室輔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東京賦曰規摹踰溢尚書曰舊典時式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漢書賈誼曰大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又晁錯曰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不如此宗廟不安也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阻恃也埶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漢書賈誼曰大抵彊者先反及淮陰王楚最彊則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然誼言八而檝言六者貫高非五等盧綰亡入匈奴故不數之漢書曰景帝即位晁錯說上令削吳

及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也

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皇祖高祖也南都賦曰皇祖止焉史記曰淮南王黥布反高祖自往擊之布走高祖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史記曰荊王劉賈者不知何屬高祖立賈為荊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劉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為布軍所殺漢書曰賈稱從兄而機以為皇祖益別有所見杜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亭長詈淮南王曰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黥徒羣盜所邪而反何也然黥當為黥漢書曰吳王濞反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起兵反以袁盎為太常使吳吳王聞盎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

是盎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矯枉過其正已見上文周易曰利用建侯行師

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

侯漢書曰呂產呂祿自知背高皇帝約因作亂朱虛侯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曰呂氏崩大臣迎立代王郎中令張武曰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群臣議非也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強故迎大王大王勿疑也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漢書曰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晁錯之計削吳楚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尚書曰臣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漢書曰封王莽為新都侯襲猶取也漢書梅福上書曰昔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

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言光武猶遵師前漢之失也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尚書曰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僅及數世姦軌充斥尚書曰寇賊姦宄軌與宄古字通左氏傳士文伯讓子產曰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彊臣謂梁冀之屬也楚辭曰世從俗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一夫縱衡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一夫謂董卓也漢書曰縱恣意衡古橫字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為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

伐周冬立子穨杜預曰石速士也不在五大夫之數又曰初甘昭公有寵于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穨叔桃子曰我實能使狄遂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氾杜預曰甘昭公王子大叔帶也又曰王子朝起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悼王子猛也班固漢書述曰孝景莅政諸侯方命韋昭曰方施命不承天子之制七臣篡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及穨叔桃子實起也王命論曰閻干天位爾雅曰干求也三子子穨叔帶子朝

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嗣王惠襄悼也凶族三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鉦征鼙震於閫宇鋒鏑流乎絳闕傳玄西都賦曰巍巍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

覃及毛詩曰覃及鬼方毛萇曰覃延也方方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漢書難蜀父老曰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淮南子曰靜以合躁治以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史記曰周人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于彘名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二相乃共立宣王又曰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穨鄭伯見虢叔曰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子穨及五大夫又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晉侯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杜預曰叔帶襄王同母弟也豈若二漢階闥蹔擾而四海已沸階闥蹔擾謂王莽也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孽臣董卓也范曄後漢書曰何進私呼卓入朝以脅太后卓至遂廢少帝為弘

晨王

遠惟王莽簒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左氏傳蓮啓彊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與聖主得賢臣頌曰齊侯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又曰桓公九合諸侯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阮瑀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漢書曰燕齊之間萬士瞋目而扼腕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漢書張傳書曰公卿變節史記王歜謂燕將曰今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

漢書曰王莽居攝翟義心惡之遂與劉璜結謀舉義兵范曄後漢書曰董卓以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兖州刺史馥等到官各舉義兵討卓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漢書曰翟義立劉信為天子左氏傳曰蔡公召子干子皙將納之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蔡王有寵子國有輿主呂氏春秋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教卒也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弑之禍范曄後漢書曰卓聞劉馥等兵起乃鴆殺弘農王文子曰用兵有五誅暴救弱謂之義漢書班彪曰假號雲合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漢書曰莽聞翟義兵起乃拜王邑為虎牙將軍以擊義破之於是莽自謂大得天人之助遂即真矣漢書陳涉詐稱公子扶蘇從民望也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

全公羊傳曰諸侯世位故國君為一體也全或為今非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唐子曰暴主闇君不可生殺范曄後漢書孔融薦謝該曰該曾卓然比迹前列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長率連屬咸述其職禮記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謂之述職述職者述其所職也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左氏傳宋子魚曰又用諸淫昏之鬼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茍或衰陵百度自悖尚書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鬻官

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己思治民安己受其利故曰為己郡縣之長為利圖物物能利己乃始圖之故云為利何以徼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企及進取奔競以招譽禮記曰不至焉者企而及之史記蘇秦說燕王曰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修己安民積德以孚下論語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尚書咎繇曰在安民孔安國論語注曰希少也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鄭玄禮記注曰情實也銳猶疾也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安民譽遲不若役之以利己鄭玄論語注

曰悍難也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退取名迹故損實事以求之列子曰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說文曰嬰繞也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尚書曰若考作室子乃弗肯堂矧肯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漢書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鄭泰曰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言八代同建五等而廢興殊迹者譬並賢居治而功有優劣也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

言秦漢同立郡縣而修短異期者譬兩愚居亂而過有輕重也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八代謂五帝三王也然此八代異於辯亡各觀文立義也崔寔政論曰今既不能純法八代故宜參以霸政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孔安國尚書傳曰蔽斷也

辯命論并序○劉璠梁典曰峻字孝標辯命論蓋以自喻云

劉孝標孝標植根淄右流寓魏庭冒履艱危僅至江左負材矜能自謂坐致雲霄豈圖逡巡十稔而榮慙一命因兹著論故辭多憤激雖義越典謨而足杜浮競也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主上謂梁武帝也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舉

秀才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兾當富貴乎輅長歎曰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婦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漢書梅福上書曰願涉赤墀之塗說文曰墀塗地也禮天子赤墀也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莊子孔子謂子路曰聖人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天旨謂天子意也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郭璞曰孫子荊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抱朴子曰故侍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禮記曰珪璋特達抱朴子曰陸士龍士衡曠世特秀超古邈今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

祝之流乎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過日者日者曰帝今日殺黑龍於北方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史記有日者列傳然則古候時日謂之日者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史記曰司馬遷曰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饔飱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左氏傳楚叔伯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又曰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閼烏葛紛綸莫知其辯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也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莊子曰風之

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司馬彪曰夭折閼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不通者也封禪書曰紛綸葳蕤鄭玄儀禮注曰辯別也

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

范曄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鄭玄論語注曰蔽塞也論衡曰凡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患禍失其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司馬遷字子長蒼頡篇曰闡開也史記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叔濟可謂善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蚤夭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壽終此其大彰較著也予甚惑焉

至於鶡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

七略鶡冠子者蓋楚人也常居深山以褐冠故曰鶡冠禮記注子曰儒者蓬戶甕牖

論衡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在乎時吳都賦曰高門鼎貴漢書賈捐之曰石顯方鼎貴又于公曰少高大門令容駟馬高蓋車也左傳閔子騫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譊譊讙咋異端斯起蜀志曰孟光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常譊譊讙咋裴松之曰譊音奴交切讙音詡袁切咋音祖格切論語子曰攻乎異端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李蕭遠作運命論言治亂在天故曰論其本郭子玄作致命由己之論言吉凶由己故曰論其流嘗試言之曰莊子曰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杜預左氏傳曰嘗試之也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老子曰大道氾兮萬物得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之主王弼曰萬物皆得道而生管子曰萬物以生萬物以

成命之曰道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

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莊子曰孔子觀於呂梁見一丈夫謂孔子曰吾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命也張湛曰固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固謂之命也莊子曰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也

鼓動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周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韓康伯曰文辭也又以鼓動效天下之動也莊子肩吾謂連叔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射猶陶鑄堯舜也孰肯以物為事典引曰沉浮交錯庶類混成

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老子曰亭之毒之蓋之覆之王弼曰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左氏傳呂相曰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言殺也

墜之淵泉非其怒昇

之霄漢非其悅陞之淵泉鱗屬也昇之霄漢羽族也言人性不同非天之有悅慾也淮南子曰鳥魚生於陰屬於陽故魚游於水鳥飛於雲夫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

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莊子曰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萬物從之乎又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庚桑楚曰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又楚狂接輿謂肩吾曰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馬彪曰確乎不移易又曰道流而不明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又曰吾愛其共成形而不化以待盡也又曰性不可易命不可變

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呂氏春秋曰君命之不可易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也所受於帝行正不過得壽命也

定於冥

兆終然不變祖台之論命曰存亡壽夭咸定冥初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天地所不能變

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西征賦曰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之要聖哲弗能預

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淮南子曰昔共工之力怒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為帝許慎曰昔共工古諸侯之强者也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陸機弔魏武文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

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漢書曰漏刻以百二十為度韋昭曰舊漏晝夜共百刻哀帝有短祚之期故欲增之

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論語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賢聖不能免

是以放

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尚書曰放勛欽明又帝曰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史記天乙是為成湯呂氏春秋曰成湯之旱煎沙爛石楚辭曰十日並出流金鑠石文公疐其尾宣尼絕其糧傳子曰周文王子公旦有聖德謚曰文毛詩曰狼跋美周公也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毛萇曰疐跲也疐音致漢書平紀曰追謚孔子曰宣尼公論語曰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家語曰顏回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二而早死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叢蘭欲茂秋風敗之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韓詩曰采苢傷夫有惡疾也詩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薛君曰芣苢澤瀉也芣苢臭惡之草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

守而不離去也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與困臧倉之訴崔瑋七蹈曰三王化行夷叔隱已古史考曰伯夷叔齊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植與楊修書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傳子曰昔仲尼既歿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輿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然子輿孟子之字也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曰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大戴禮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此可謂庸人也馮衍顯志賦曰獨悢慨以遠覽兮非庸庸之

所職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沉骸於湘渚史記曰子胥自剄死王乃取子胥屍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於江中楚辭漁父見屈原曰子非三閭大夫與漢書曰賈誼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揚雄反離騷曰欽弔楚之湘纍音義曰謂不以罪死曰纍屈原赴湘死故曰纍也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傅誼以謫去意不自得又曰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輦過謂曰父老何自為郎君山鴻漸鎩殺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東觀漢記曰桓譚字君山少好學徧治五經光武即位拜議郎詔會議靈臺上問譚曰吾以讖決之何如譚不應良久對曰臣生不讀讖問其故譚頗有所非是上怒曰桓譚非法將去斬之譚叩頭流血乃

貫由是失音遂不復轉遷出補六安太守丞之官意不樂道病卒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許慎淮南子注曰鎩羽殘羽也應璩與從弟書曰弋下高雲之烏東觀漢記曰馮敬通步有俶儻之志明帝以為行材過其實抑而不用遂擂壈失志以壽終於家淮南子曰鳳凰之翔至德也濯羽弱水莫宿風穴許慎曰風穴風所從出韓詩外傳曰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也

近世有沛國劉巘桓巘弟璡津並一時秀士也蕭子顯齊書曰劉巘字子珪沛國人宋大明四年舉秀才篤學博通五經為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自此不役仕永明初遇疾卒巘弟璡字子璥方軌正直文惠太子召璡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射聲校尉卒官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瓛音境

巘則闕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范曄後漢書曰楊震字伯

起經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禮記有儒行篇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范曄後漢書孔融論曰凜凜焉皜皜焉其與秋霜崑玉比質可也西亭亭高竦不離風塵京賦曰狀亭亭以岧岧郭璞遊仙詩曰高蹈風塵外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尚書曰帝乃殂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毛萇曰相質也又曰髦俊也皆擯斥於當年韞

奇才而莫用司馬彪莊子注曰捐棄也馬融論語注曰韞藏也候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楚辭曰願欲幸而有待兮宿莽與埜草同死王逸曰將與百草俱徂落也論衡曰身與草木俱朽楚辭曰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抗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檄蜀文曰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封禪書曰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此則宰衡之與阜隸容彭之與殤子尚書曰冢宰掌邦治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又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莊子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之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之夭猗頓之與

黔婁陽文之與敦洽衍頻已見過秦論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修清節不求進於諸侯及終曾參來弔曰何以為謚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有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何樂於此而謚為康哉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許慎曰楚之好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讎糜雄顙廣顏色如漆赭垂眼臨鼻長肘而盭股陳侯見而甚悅之高誘曰醜而有德也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抱朴子曰聖人體天皆得之於自然莊子曰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周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老子曰不召而自來傳

子曰昔人知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逢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慌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子虛賦曰交錯糾紛鶡冠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思玄賦曰北叟頗識其倚伏抱朴子曰蠶銳不可以一逢驗箏琴不可以膠柱調也鬼谷子曰即欲聞之貴密密之貴微西征賦曰寥廓忽荒文子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管子曰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也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言性命之道雖係天然其來也必憑人而御物譬如天王冕旒而執契必因百官司職以立政文子曰德仁義禮四者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而或者觀湯武

之龍躍謂龕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成湯武王也周易曰見龍在田又曰或躍在淵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鑣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商王紂時周武王見三神曰予既沉漬殷紂于酒德矣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孔孔子墨墨翟也蔡邕陳太丘碑曰元方季方皆命世挺生膺期特授視彭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彭彭越韓韓信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禮記曰鷙蟲攫搏不程其勇者鄭玄曰鷙蟲猛獸也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漢書曰張禹字子文善說論語令禹授太子遷光祿大夫後賜爵關內侯范曄後漢書曰桓榮治歐陽尚書授太子為太子少傅封關內侯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綬紱也漢

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半夜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論語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乎然文雖出此而義則殊也請陳其梗槩東京賦曰其梗槩如此也夫靡顏膩理哆嗎許為顣子六額鳥劉形之異也楚辭曰靡顏膩理遺視矊些王逸曰靡緻也膩滑也淮南子曰哆嗎蘧蒢戚施醜也說文曰哆張口也音侈通俗文曰嗎口不正也史記唐舉見蔡澤曰先生雕顏感齃朝秀晨終龜鵠千歲年之殊也淮南子曰朝秀不知晦朔許慎曰朝出莫死蟲也生水上似蠶蛾養生要曰龜鵠壽千百之數注壽之物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辯也史記曰淳于髡說鄒忌趨出曰是人

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入必封不久矣左氏傳曰程滑救厲公荀營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辯菽麥故不可立杜預曰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之為癡者之候也固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遥高誘曰造化天地也莊子曰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左氏傳叔興曰吉凶由人史記齊威王使人說越曰晉楚鬬越兵不起知二五而不知十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朱建平相書曰額有龍犀入髮左角日右角月王天下也河目龜文公侯之相孔叢子曰夫子適周見萇弘萇弘語劉文公曰孔子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是黄帝之形貌也王肅家語注曰河目上下匡平而長也范曄後漢書曰李固貌狀有奇表鼎

角匿犀足履𧿹文後為太尉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録蜀志曰蜀郡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左氏傳曰初楚恭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有大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五人主社稷乃徧以壁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與巴姬密埋壁於太室之庭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也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春秋元命苞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意感生朱宣宋均曰華渚渚名也朱宣少昊氏詩含神務曰大電繞樞照郊野感符實生黄帝漢高祖功臣頌曰彤雲晝聚素靈夜哭國語曰興王賞諫臣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周易曰渙汗其大號渙散也若謂驅貔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

則未達窅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尚書武王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孔安國曰貔執夷虎屬也史記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薛綜西京賦注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曰紫微宮淮南子曰源道者則窅冥之深呂氏春秋曰窅乎冥莫知其情王命論曰神明之祚可得而安處哉

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鱉呂氏春秋曰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令烰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曰日出水而東走母顧明日視日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淮南子曰歷陽淮南縣名今屬九江郡歷陽中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書生走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嫗視東城門有血便起上山勿反顧也自此嫗數往視門門吏問之嫗對如其言東門吏殺雞以血塗其

門明日姮早往視門有血使走上山國沒為湖楚師屠漢卒睢息惟河鯁其流秦漢書曰項羽晨擊漢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士卒睢水為不流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白起率數萬之師越韓魏而敗彊趙北坑馬服屠四十餘萬衆流血成川沸聲如雷使秦業帝白起之勢也論衡曰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厭死故相積於長平也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又曰紅壁琬琰在西序傅玄鷹兔賦曰秋霜一下蘭艾俱落毛萇詩傳曰蕭蒿也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史記曰言偃吳人字子游夏子

夏也伊伊尹也顔顔回也孟子曰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易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王弼曰庶幾於知幾者也

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纇夏后之璜不能無考

淮南子曰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纇高誘曰考不平也纇絲結也

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

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字亭伯竇憲為車騎將軍辟駰為掾竇駰高第出為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至官而歸卒於家漢書曰相如拜為孝文園令既病免家居茂陵而死

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緑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

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宋有結緑而為天下名器楚辭鄭詹尹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

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苦合死霜露其為詬呼豆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漢書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也學長短從橫術家貧假貸無所得北遊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乃上書闕下拜為郎至中大夫偃曰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又曰公孫弘淄川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太常上對諸儒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後至丞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士莊子曰窮故於鄉里逐於州部又曰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兮今不忍為此態也漢書詔曰公孫弘不幸罹霜露之疾說文曰詬恥也范曄後漢書吳漢謂臧宮曰將軍猾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九州春秋閻忠說皇甫嵩

曰令將軍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應璩與曹元長書曰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孫子荆陟陽侯詩曰三命皆有極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史記曰虞舜名曰重華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史記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尚書曰祖伊奔告於受孔安國曰受紂也音相亂史記曰仲潏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然則天

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莊子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法言曰聖君少庸君多杜篤弔比干文曰闇主之在上豈忠諫之是謀而薫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家語顔回曰聞薫蕕不同器而藏堯舜不共國而化以其類異也孫盛晉陽秋王夷甫論曰大芝蘭之不與茨棘俱植鸞鳳之不與梟鴻同棲天理固然易在晚晤西都賓曰接翼側足是使渾胡本敦徒本檮桃杌兀踵種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左氏傳太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人謂之檮杌楚辭曰忽奔走以先後及前王之踵武東觀漢記曰詔賈逵入講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

義仲容庭堅八愷之二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詘其節耕於巖石之下橫去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戎狄謂魏也班固漢書贊曰夷狄之人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左氏傳管敬仲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以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漢書曰匈奴其俗寬則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爾雅曰上淫曰蒸下淫曰報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淮南子曰堯之時窫窳九嬰大風封豕鑿齒修蛇皆為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澤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野上射十日而下殺窫窳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豕於桑

林高誘曰疇華南方地九嬰水火為人害者北狄之地有凶水大風鷙鳥青丘東方封豕大豕桑林湯禱旱地戰國策張儀曰趙王狼戾無親

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

金行謂晉也干寶搜神記程猗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左氏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歌南風不競毛詩曰上帝版版毛萇曰林脫切又曰蕩蕩上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左帶左衽也尚書曰四夷左衽罔弗咸賴王元長勸給虜書啓曰息沸脣於桑墟然齊梁之間通以虜為沸脣也魏志詔曰劉備孫權乘間作禍辯亡論曰電發荊南

遂覆瀍洛傾五都

東京賦曰泝洛背河左伊右瀍干寶晉紀愍帝詔曰羣邪作逆傾盪五都

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

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漢書高紀詔曰秦徙中縣之人南方三郡

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

區宇韋昭漢書曰萌民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黎衆也西京賦曰區宇乂寧種落繁熾充仞神州范曄後漢書曰梁商上表曰匈奴種類繁熾不可殫書子虛賦曰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河圖曰崑崙東南地方千里名曰神州也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尚書湯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汩之以人其蔽六也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老子曰高下相傾淮南子曰孟春始贏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汩亂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死生有命已見上文論衡曰凡人有死生夭壽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呂氏春秋曰禍福

之所自來衆人以為命焉知其所由之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桓範世要論曰過不過命也善不善人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絓卦中庸在於所習舜禹二帝也淮南子曰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堯舜文王也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者丹朱商均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若商均此教訓之所喻也廣雅曰絓止也胡外切賈誼過秦論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衡曰中人之性在所習習善為善習惡為惡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言在所習也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閱其化也大戴禮曰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臭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者也故季路學於仲尼厲

風霜之節尸子曰子路東鄙之野人孔子教之皆為賢士王隱晉書曰應詹為太守人歌之曰威若風霜恩如父母楚穆謀於潘崇成殺逆之禍左氏傳曰楚子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告其師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宮甲圍成王王縊穆王立潘崇太子師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事不能息其結纓楚之後業皆商臣之子孫周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尚書曰在今後嗣王左氏傳曰衛渾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欲劫孔悝而納太子季子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杜預曰季子子路是也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也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

尚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

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有疾司馬子韋曰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君當移於相公曰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置於股肱可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所以為國無民何以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民歲不登何以畜民是時熒惑乃退三舍延君命二十一年視之信廣雅曰熒惑謂之罰星或謂之執法

殷帝自翦千里來雲

呂氏春秋曰湯克夏四年天大旱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磨其手自以為犧用祈福於上帝雨乃大至淮南子曰湯之時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

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

因此而言則害盈輔德其由影響若以善惡無徵故未洽乎斯義毛萇詩傳曰洽合也

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

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

共修之于公謂之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理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封侯傳世又曰嚴延年遷河南太守其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東海掃除墓地耳後歲餘果敗

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

言善惡有徵故君子庶幾自彊而不息也周易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如使仁而無報奚為修善立名乎斯徑廷定之辭也

若必為仁而無報何故修善而立名乎是不由命明矣或為姦詭者斯乃徑廷之言耳莊子肩吾問于連叔曰大有徑廷不近人情司馬彪曰徑廷激過之辭也

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

此釋聖人之言顯晦難測也左氏傳君子曰春

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莊子市南宜僚見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建德之國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又肩吾問于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司馬彪曰極崖也言廣若河漢無有崖也

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此釋不同之所由也

積善餘慶立教也鳳凰不至言命也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徐幹中論曰北海孫翺云積善餘慶誘民於善路耳論語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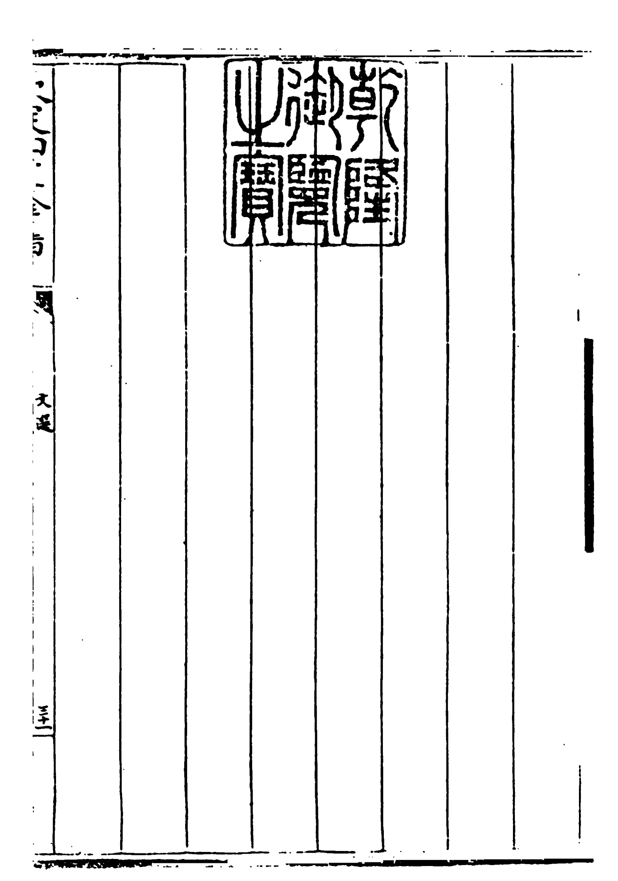
令以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毛萇詩傳曰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莊子曰蟪蛄不知春秋也

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壁斯罄左氏傳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

自乎苦縈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縈毛詩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毛詩曰圭璧既卒寧莫我聽于叟種德不逮鮑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鮑華已見上文說文曰獷不可附也古猛切莊子曰伯夷叔齊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此釋君子所以自彊也毛詩鄭風也鄭玄箋曰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也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尚書曰古人為善惟日不足家語孔子曰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

窈眇之奇儛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論語子曰食夫稻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啄君稻粱國語曰芻豢幾何論語子曰狐貉之厚以居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紈長楊賦曰愲闡鄭衛窈眇之聲阮籍詠懷詩曰北里多奇儛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莊子弇堈乎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也郭象曰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莊子曰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王命論曰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

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慼莊子曰予惡乎知悅生之或非邪予惡乎知惡死之或是邪非邪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尸子曰人之言君天下者瑤臺九累而堯白屋楚辭曰冬有大夏王逸曰夏大屋也毛詩曰於我乎夏屋渠渠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土室編蓬已見非有先生論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禮記孔子曰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皇甫謐高士傳黔婁先生妻謂曾子曰先生不慼慼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論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司馬遷為太史公故曰史公遷集有悲不遇賦法言曰災異董相李軌曰董相江都相董仲舒也仲舒集有士不遇賦


乾隆御覽之寶

文選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五十五至五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劉賛亿

文選卷五十五

梁 蕭統 編

論下

唐 李善 註

廣絶交論 劉璠梁典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巾帔練裙路逢峻峻泫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絶交論劉溉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劉孝標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絶交論為是乎為非乎此假言也為是為非疑而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字公叔為侍御史感俗澆薄莫尚敦篤著絶交論以矯之稍遷至尚書卒贈益州刺史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奚何也何故有此問也未詳其意故審覆之也容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欲明交道不可絶故陳四事以喻之毛詩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鄭玄曰草蟲鳴則阜螽跳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雕虎已見思玄賦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許慎曰虎虎陰中陽獸與風同類也故絪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元氣相感霧涌雲蒸以相應鳥鳴相召星流雷激以相從言感應之速也周易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云其鳴

之志似於友道然曹植辨問曰游說之士星流電耀𠰌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飈電激是以王陽登

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此明良朋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故貢禹喜王陽之登朝子產悲子皮之永逝也漢書曰王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趣舍同也罕生子皮國子子產也左氏傳曰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以無為為善唯夫子知我也且心同琴瑟言鬱

郁於蘭茝幽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塤篪心和琴瑟則言香蘭茝道合膠漆則志順塤篪言和順之甚也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曹子建王仲宣誄曰好合琴瑟鬱郁香也上林賦曰芳香漚鬱酷烈淑郁楚辭曰蘭茝幽而獨若周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范曄後漢書曰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頎重少與義友鄉里為之言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班固漢書贊曰婉孌董公塤篪已見鶺鴒賦

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聖賢以良明之道故著簡策而傳之大公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墨子曰琢之盤盂銘於鍾鼎傳於後世玉牒已見上若乃匠人斲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此言良明之難遇也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郢人堊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伯牙及雅引已見上文范張欵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范曄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少與張劭為友劭字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常以某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怳然覺悟便服朋

友之服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壙將窆而柩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冢次修墳種樹然後乃去司馬遷書曰試欲効其款款之愚王仲宣七哀詩曰悟彼下泉人東觀漢記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莫不食晝即至冥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為陶陶哉

駱驛縱橫烟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 絡繹縱橫不絕也烟霏雨散衆多也魯靈光殿賦曰縱橫駱驛各有所趣陸機列仙賦曰騰烟霧之霏霏劇秦美新曰霧集雨散莊子曰巧歷不能得而況凡乎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

而朱益州汨彝叙粤謨訓搥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鸇媲人靈

於豻虎蒙有猜馬請辨其惑言朋友之義備在典謨公叔亂常道而絶之故以為疑也尚書曰彝倫攸敘又曰聖有謨訓家語孔子曰祁奚對平公云羊舌大夫信而好直其切也王肅曰言其切直也爾雅曰丁丁嚶嚶者相切直也列子曰公孫穆屏親昵絶交游司馬遷書曰交遊莫救視鷹鸇豻虎貪殘而無親也黙首已見過秦論左氏傳太史克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爾雅曰娩妃也尚書曰惟人萬物之靈杜曳幽求子曰不仁之人心懷豻虎長楊賦曰蒙切惑馬論語子張曰敢問崇德辨惑

主人忻魚謹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溼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醇則志叶斷金醨則昌言交絶今以絶交為惑是未達隨時之義猶撫絃者未知變響張羅者不覩雲飛謬之甚也上林賦曰亡是公忻然而笑

鄭玄禮記注曰撫以手按之也許愼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也韓詩外傳曰趙遣使於楚臨武趙王謂之曰必如吾言辭時趙王方鼓琴使者因跪曰大王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處後將法焉王曰不可天時有燥溼絃有緩急徽柱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臣愚請借此以譬之何者楚之去趙二千餘里變改萬端亦猶絃不可記也難蜀父老曰鷦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沮澤已見蜀都賦吳都賦曰

雲飛水宿

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隆言聖人懷明道而闡風化如龍蠖之驤屈蓋從道之汙隆也春秋孔錄法曰有人卯金刀挫天鏡雒書曰秦失金鏡鄭玄曰金鏡喻明道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也班固漢書韓彭述曰雲起龍驤化為侯王蠖屈已見潘正叔贈王沅沉詩禮記子思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鄭玄曰汙猶

殺也

日月聯璧贊亹亹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

日月聯璧謂太平也雲飛電薄謂衰亂也王者設教從道汙隆太平則明亹亹微妙之弘致道衰則顯棣華權道之微旨然則隨時之義理非一塗也若五音之變化乃濟九成之妙曲今朱公叔絶交是得矯時之義此猶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謂窮妙理之極也易坤靈圖曰至德之萌日月若聯璧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王弼曰亹亹微妙之意也鄭玄周禮注曰致至也漢書高祖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淮南子曰陰陽相薄為雷激而為電論語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何晏曰逸詩也棠棣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反而後至於大順也長笛賦曰五音代轉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莊子曰黃帝遊於赤水之北遺其玄珠乃使象罔求而得之司馬彪曰赤水而假名玄珠喻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謀也睿聖也

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

此言良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居憂共戚處樂同驩仲長統昌言曰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成其情禮記曰如切如瑳道學也琢如琢如磨自修也白虎通曰朋友之交樂則思之患則死之陵夷已見五等論

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

良朋款誠終始若一故寄通神於心府之下遺迹相忘於江湖之上也莊子曰萬惡不可內於靈臺司馬彪曰心為神靈之臺也李陵書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

郭象曰各自足故相忘也今引江湖唯取相忘之義也不較其音已見辨命論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素雅素也萬古一遇難逢之甚也

逮叔世民訛狙詐飈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上明良朋此明損友也左氏傳叔向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毛詩曰民之訛言鄭玄曰訛偽也漢書曰狙詐之兵音義曰狙伺人之間隙也荅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颮電激並起而救之莊子孔子曰凡人之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董仲舒士不遇賦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丁三季之末俗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葛龔集曰龔以毛羽之身戴丘山之施左氏傳叔向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毛詩曰氓之蚩蚩廣雅曰蚩亂也崔

實正論曰秦時赭衣塞路百姓烏驚無所歸淮南子曰月行日動電奔雷駭也

派流則異較角言其畧有五術焉廣雅曰較明也韓詩曰報我不術薛君曰術法也

然則利交同源

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董賢石顯已見西京賦權猶埶也范曄後漢書曰梁冀字伯卓為大將軍專擅威柄山恣日積竇憲已見范曄宦者論

雕刻百工鑪捶朱靡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聾其風塵四海疊其燻灼雕刻鑪捶喻造物也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尚書曰百工惟時莊子曰黃帝之忘其智皆在鑪捶之間聲類曰爐火所居也李頤莊子音義曰捶排口鐵以灼火也范曄後漢書曰舉動廻山海呼吸變霜露九域已見潘元茂九錫文爾雅曰聾懼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曰彷彿風塵用垂頌聲毛萇詩傳曰疊

懼也西征賦曰當恭顯之任埶也熛灼四方震燿都鄙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騖鷄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蔡伯喈郭林宗碑曰于時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周禮曰雞人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鄭玄曰象雞知時也劉禎魯都賦曰蓋如飛鵲馬似游魚高門已見辨命論范曄後漢書明德馬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也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沈七族是曰埶交其流一也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鄒陽上書曰見情素墮肝膽李顒詩曰焦肺枯肝抽腸裂腸鄒陽上書曰荆軻湛七族要離焚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

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鍾陶朱公已見過秦論程鄭已見蜀都賦漢書曰白圭周人也樂觀時變天下言治生者祖曰圭又曰成都羅裒貲至鉅萬又曰鄧通蜀郡人也文帝賜通蜀嚴道銅山得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揚雄蜀都賦曰西有鹽泉鐵冶橘林銅陵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帝郭皇后弟況為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況家為金穴連騎鳴鍾已見西京賦應劭漢書注曰里門曰閈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雁鶩之稻粱霑玉斝之餘瀝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過秦論曰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戰國策曰甘茂去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

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之故常先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處女以為然留之今臣棄逐於秦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賈逵國語注曰邀求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貫魚已見鮑昭出自薊北門行潘岳哀辭曰望歸暫見皃藻躋躍張衡羽獵賦曰輕車風沓西京賦曰鳥集鱗萃魯連子曰君鴈鶩有餘粟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止君園池豚君稻粱說文曰斝玉爵也史記淳于髡曰親有嚴容持酒於前時賜餘瀝

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

陸士龍為顧彥先贈婦詩曰銜恩非望始遇謂以恩相接也秦嘉婦詩曰何用敘我心惟思致款款誠禮記曰其在人也如松柏之有心周松執友論曰推誠歲寒功標松竹左氏傳晉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

東國公卿貴其籍甚縉紳羨其登仙漢書曰高祖拜陸賈為大中大夫陳平以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遊公卿間名聲籍甚音義曰狼籍甚盛也西征賦曰陸賈之優游宴喜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博通墳籍善談論游洛陽後歸鄉諸儒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為神仙舉有道不應林宗雖善論人不為危言覈論東國洛陽也加以顩羌錦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黄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解嘲曰蔡澤顩頤折頞涕唾流沫西揖强秦之相而奪其位時也莊子曰惠施其言黄馬驪牛三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司馬彪曰牛馬以二為三兼與别也曰馬曰牛形之三也曰黄曰驪色之三也曰黄馬曰驪牛形與色之三也蜀都賦曰劇談戲論扼腕抵掌馬衍與鄧禹書曰衍以為寫神輸意則聊成之說碧雞之辯不足難也王襃碧雞頌曰持節使者敬

移金精神馬剽剽碧雞歸來歸來漢德無疆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為倫歸來翔兮何事南荒也

叙温郁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毛萇詩傳曰煥熳也郁與燠古字通也寒谷已見顏延年秋胡詩王逸楚辭注曰嚴壯也風霜壯謂之嚴說文曰苦猶急也張升反論語曰嘘枯則冬榮吹生則夏落荀爽與李膺書曰任其飛沈與時抑楊莊子曰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周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騏子朗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弱冠已見辨亡論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又曰班伯與王許子

弟為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間論衡曰夫能該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應劭漢書注曰通好也應瑒釋賓曰子猶不能騰雲閣攀天衢楊子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子虛賦曰顧聞先生之餘論說文曰駔壯馬也張敞集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旋乃騰千里之路何休公羊傳註曰軼過也淮南子曰馮遲大丙之御也過歸鴻於碣石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驩離品物恒性西京賦曰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莊子曰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相煦以沫憂合也相忘江湖驩離也周易曰品物咸亨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煦以溼相濡以沫論語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真懷昭谷風之盛典吳越春秋曰伯嚭來奔於

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伯嚭乎子胥曰吾之怨與嚭同子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鄉者乎詩谷風曰將恐將懼寘予于懷

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左氏傳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湫隘囂塵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之交左氏傳范宣子數戎子駒支曰乃祖吾離被苫蓋

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浦几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言宰嚭由伍員濯溉而榮顯嚭既貴而譖員陳餘因張耳撫翼而奮飛餘既尊而襲耳故曰窮交也毛詩曰可以濯溉說文曰溉滌也毛萇詩曰溉灌也在於貧賤類乎泥滓縻之好爵同於濯溉史記曰伍子胥者楚人名員楚王誅員父奢子胥往吳闔廬既立得志以

子胥為行人楚又誅大臣伯州犁州犁之孫亡奔吳亦以嚭為大夫吳越春秋曰帛否來奔於吳王闔廬問伍子胥帛否何如人也伍子胥對帛否者楚州犁孫楚平王誅州犁否因懼出奔聞臣在吳而來吳王因子胥請帛否以為大夫與之謀於國事史記曰闔廬死夫差既立以伯嚭為太宰吳敗越於會稽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請和將許之子胥諫不聽太宰既與子胥有隙因讒子胥王乃使賜子胥屬鏤之劒乃自刎左氏傳曰哀公會吳槖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然本或作伯喜或作帛否或作太宰嚭字雖不同其人一也班固漢書述曰張陳之交好如父子攜手遯秦撫翼俱起

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

阮子政論曰交遊之黨為馳騖之所

廞淮南子曰澆天下之淳許慎曰澆薄也漢書曰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鈞物平輕重也鄭衆考工注曰稱錘曰權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尚書曰厥篚織纊說文曰揣量也儀禮曰屬纊以俟氣運命論曰顏冉大賢魏志崔琰曰邴原張範所謂龍翰鳳翼習鑿齒襄陽記曰舊目諸葛孔明為臥龍龐士元為鳳雛曾晳參史史魚也莊子曰削魯史之行鉗楊墨之口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蘭芬也葛龔薦郝彦文曰雪白氷折皦然曜世也

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 言舒向之辭同於淵海也論衡曰儒世之金玉又曰劉子駿漢朝之智囊筆墨之淵海言卿雲之文類於河漢也論衡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采之巧施針鏤之飾文章炫耀黼黻華蟲學士有文章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又曰漢諸儒作書者以司馬長卿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

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

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游塵土梗喻輕賤也左太冲詠史詩曰視之若埃塵嵇含司馬詠曰命危朝露身經游塵莊子魏文侯曰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司馬彪曰梗土之梗梗也漢書項羽曰歲饑人貧卒食半菽孟子曰楊子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若衡重錙銖纖微影飄撇匹滅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荊之跋扈東陵之巨猾錙銖已見任彥升彈曹景宗文侯瑾箏賦曰微風影擊冷氣輕浮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少昊氏有子靖譖庸回伏讒蒐慝杜預曰謂共工也蒐隱慝惡也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帝鴻氏有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杜預曰謂驩兜也南荊謂楚也演連珠曰南荊有寡和之歌韓子莊周子謂楚莊王曰莊蹻為盜於境內吏不能禁西京賦曰睢盱跋扈東陵盜跖也已見任昉王儉集序東京賦曰巨猾間亹驕其略切皆為匍匐逶

逝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婢亦導其誠說文曰逶迤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踞而後恭嫂逶迤蒲服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孟子曰為長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莊子謂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療其痔邪金膏已見江賦漢書曰繇王閩侯亦遺江都王建犀甲翠羽毛詩序曰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鄭玄曰將助也楚辭曰如脂如韋王逸曰柔弱曲也論語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損矣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禮記曰苞苴簞笥問人者鄭玄曰苞苴裹魚肉者也或以葦或以茅張張安世霍霍光也荅賓戲曰

銳思毫芒之內凡斯五交義同賈古鬻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喻之於甘醴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買也鄭衆周禮注曰鬻賣也譚集及新論並無以市喻交之文戰國策譚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怨齊士大夫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然此以市喻交疑拾誤爲桓遂居譚工耳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司馬彪曰林回人姓名也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後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飜覆迅若波瀾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盛衰已見琴賦說文曰襲因也說苑雍門周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今貧箠賦曰

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
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陸機樂府詩曰休咎相乘躡翻
覆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
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言貪利情同譎
詐殊道也范曄後漢書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張
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漢書蕭育字
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為友故長安語曰蕭育結
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育為九卿博先至丞相與
博有隙也而翟公方規規然勤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莊子
曰規規然自失也漢書曰下邽翟公為廷尉賓客至者
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
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
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穀梁傳曰王城下然後知何知之

晚也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尚書曰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史記衛平曰天有五色以辨白黑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攜離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饕餮已見上漢書贊曰執利之交古人羞之古人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毛萇詩傳曰梗病也又曰速召也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有梁之初淳風已喪俗多馳競人尚浮華故叙叔世之交情刺當時之輕薄朱生示絕良會其宜重言之者歎美之至范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其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禮記曰夏楚二物收

其咸也鄭玄曰夏𢮿也楚荆也夏與榎古今字也昌言已見王元長策秀才文滌綽子曰莊多寄言渾沌得宗象罔得珠旨哉言乎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内髦傑早綰銀黄夙昭民譽漢書上以書敕責楊僕曰懷銀黄垂三組夸鄉里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道文麗藻方駕曹王英跱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遒麗方駕已見西京賦曹王子建仲宣也魏志曰崔琰謂司馬朗子之弟剛斷英跱裴松之按跱或作特竊謂英持為是辨亡論曰或將連衡范睢後漢書曰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在薛招致諸侯賓客食客數千人漢書曰鄭當時字莊為大司農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班固述曰莊之推賢於茲有德見

一善則肝衡扼腕遇一才則楊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肝衡已見魏都賦扼腕已見蜀都賦大戴禮曰孔子愀然揚眉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孫盛晉陽秋曰王衍字夷甫能言於意有不安者輙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東觀漢記曰汝南太守宗資等任用善士朱紫區別范曄後漢書曰許子將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月旦輙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輻湊衣裳雲合輜軿擊轊為歲坐客恒滿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西都賓曰冠蓋如雲漢書曰郡國輻湊浮食者多解嘲曰天下之士雷動雲合范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歸輜軿比轂填接街陌說文曰軿車前

衣車後為輜史記蘇秦曰臨淄之塗車轂相擊說文曰
輜車軸端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座上客恒滿鄭玄禮記
注曰閭閾皆門限也闕里孔子所居也升堂入閾已見
孔融薦禰衡表范曄後漢書李膺字元禮獨持風裁士
有被其容接者　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
名為登龍門
組雲臺者摩肩趍走丹墀者疊跡　戰國策蘇代說淳于
髡曰客有謂伯樂曰
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而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
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旋視之去
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又汗明說春申君曰夫驥服
鹽車上大行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
而哭之驥於是仰而明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今僕
居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湔拔僕也湔拔翦拂音義同
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辯命論史記蘇
秦說齊王曰臨淄之塗人肩相摩漢典職儀曰以丹漆

地故稱丹墀吳都賦曰躍馬疊跡

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思羊左之徽烈

過秦論曰合從締交禮記曰賢者狎而敬之鄭玄曰狎習也近也李陵詩曰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為語也楚辭曰日聞赤松之清塵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為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并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應璩與王將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徽烈

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彦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

東粵謂新安昉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楊州也莊子曰夫差瞑目東粵楚辭曰歸骸舊邦莫誰語魏武遺令曰於臺堂上施六尺牀繐帳謝承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前後州郡選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預炙雞一隻一兩緜漬酒日中曝乾以

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之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藉以雞置前醊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動輪謂范式也已見上文

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障癘之地諸孤昉子也劉璠梁典曰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學墜其家業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又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可長也李陵與蘇武書曰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范曄後漢書朱勃上書曰士人饑困寄命漏刻蔣子萬機論曰許文休東渡江乃在障氣之南梁典不言昉子遠之交桂今言大海之南者蓋言流離之甚也

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此謂劉洽凡弟也劉孝標與諸弟書曰任既假以吹噓各登清貴任云亡未幾子姪漂流溝渠洽等視之攸然不相存瞻平原劉峻疾其

苟且乃廣朱公叔絶交論馬東觀漢記曰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德未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物故南陽饑暉聞堪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見其困戹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匹以為常羊舌氏叔向也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孔叢子曰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酬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

嗚呼世路險巇許宜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絶盧諶詩曰山居是所樂世路非我欲楚辭曰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險巇王逸曰險

巇猶顛危也孟門太行二山名史記曰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也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鶩獨立高山之頂歎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絶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耿介之士自謂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人多墨子公輸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曹植應詔詩曰弭節長鶩郭象莊子注曰亢然獨立高山之頂楚辭曰高山崔巍兮水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論語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安國曰隱居山林是同羣也范曄後漢書曰皦皦者易汙楚詞曰吸精氣而吐雰濁兮說文曰雰亦氣字

連珠

傅玄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

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陸士衡

劉孝標注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后土所以播氣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迴於漢穹蒼所以紀陰陽之節在山則實在地則化所以散剛柔之氣也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國語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川氣之

通也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通其氣也字書曰沖虛也鄭玄考工記注曰播散也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夫五行四時佐天地造物者也然水火相踐金木相代而共成陶鈞之致春秋異候寒暑繼節而俱濟一歲之功也善曰莊子曰四時殊氣天不私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也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三才理通趣舍不異天地既然入理得不效之哉所以臣敬治其職膺金石之別響君執契居中納鏗鏘之合韻善曰左氏傳閔子騫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尚書曰八音克諧呂氏春秋曰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而不可以相違此所以無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夫錙銖之行懸千斤之重徑尺之鏡照尋丈之形用過其力傷其本性故任權則行危離鏡則照暗也善曰勝或為稱爾雅曰稱舉也一曰稱亦勝也呉録子胥曰越未能與我爭稱負也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由衡危鏡凶哲人所以為戒故主則程其才而授官臣則辭其豐而致力此唐虞所以緝熙稷契所以垂美也善曰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效驗也王肅尚書注曰底致也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此章言賢

人雖希而無世不有故亡殷三仁辯職隆周十亂入朝故明主之興非天地特為生賢才在引而用之為貴爾雅曰毛萇詩傳曰髦俊也周易曰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夫位無應隱處丘園盖象衡門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戔戔委積之貌也鄭玄曰秀士有德行道藝者也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受命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言末代闇主崇神棄賢故俊乂無翹車之徵金碧有鳳舉之使也善曰毛萇詩傳曰適之也陳敬仲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而致於是遣諫議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班固功徳論曰朱軒之使鳳舉於龍堆之表

臣聞禄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獘之政五侯竝軌西京有陵夷之運寵謂五侯親謂三卿言三桓專魯而哀公見逐五侯用權而漢氏以亡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放依也論語孔子曰政逮大夫四世矣三桓子孫微矣孔安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也東國謂魯也法言曰夷惠無仲尼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漢書曰成帝悉封舅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廣雅曰軌迹也陵夷已見上文春秋命歴叙曰五德之運應録次相代也

臣聞靈輝朝覯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言以至道

均被萬物取而咸足淳化普洽百姓用而不匱猶靈耀觀而品物納光清風流而百籟合響也善曰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灑許慎曰灑猶汎也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盼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古之隱人結巢以君故曰巢父或言即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記籍不同未能詳孰是又傅說築於傅巖而精通武丁言巢許冥心長往故無發夢之符善曰頓猶整也說文曰振舉也陸云洗渭而劉之意云洗耳據劉之意則以洗渭為洗耳乎呂氏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遠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不洗耳後世有何徵魏子曰

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已不甘禄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高也益部耆舊傳秦宓對王商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也由以告巢父馬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揚若名令聞若汝非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聞許由之為堯所讓也以為汚乃臨池水而洗耳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恥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傳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武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然書傳之說洗耳參差不同陸既以巢箕為許由洗耳為巢父且復水名不一或亦洗於渭乎

臣聞鑑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日之察也有眸而眡視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鍾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鏡質薄而能照目形小而能視以其精明也故聖人以至精感人至神應物爲樂不假鍾鼓之音爲禮不待玉帛之惠此所感之至也善曰廣雅曰鑑謂之鏡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又曰壺子曰吾示之以天壤司馬彪曰壤地也論語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影美女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

不感荒婬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之馬虛實之驗在茲也善曰治容已見陸機樂府詩潛夫論曰夫圖西施毛嬙可說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而可御於前也周易曰乘馬班如王肅曰班如槃桓不進也呂氏春秋曰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高誘曰陰晷影之候也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縈絃所思此章言賢明有才不遇知音所以自古為難芬芳之氣罕有而幽蘭豈其氣才明之術所希而賢人懷其術然則縈曲之絃繞梁以盡妙不世之姿寡明時以取窮善曰劉云縈曲之絃謂絃被縈曲而不申者也言縈曲之絃繞梁以盡妙以喻藏器之士候明時以效績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何休公羊傳曰充滿也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尸子曰夫繞

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為傷義是弗聽也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淩飈之羽不求反風燿夜之目不思倒日鷙鶚能飛不假風力鵂鶹夜見豈藉還曜此與聖人道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善曰莊子曰鷦鷯巢於高榆之顛巢折淩風而起淮南子曰鵂鶹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高誘曰鵂鶹謂之老菟鵂音休蚤音爪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黜殯非貪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夫黜尸以明諫觸車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豈有求而然哉善曰韓詩外傳曰若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

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乃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可謂生以身諫死以尸諫然經籍唯有史魚黙殯非是柳莊豈為書典散亡而或陸氏謬也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微子吾喪伯氏矣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於穆公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楹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出當門仆頭碎首以薦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劉云觸車未詳其旨左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而縣以賞胥臣也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言讒人在朝君臣否隔明君時有蔽壅喻利眼臨雲而息照俊乂後時而憂歎喻明玉蒙垢而掩輝善曰論衡曰日月猶人有目任子云日月天下眼目而人不知德抱朴子云日月之蝕乃至於盡天何為常故壞其眼目以行讒人乎尸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香以爓質而發芳絃以特絕而流響喻貞女沒身而譽立烈士効節而名彰也善曰上林賦曰酷烈芳郁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楚辭曰五音紛其繁會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修身則足是以三晉之强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埶弱於陽門之哭晏嬰立感於樽俎子罕慟哭於介夫終使晉人輟謀齊宋不抗良宰貞臣有効於斯者也善曰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命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而起舞顧太師曰為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盲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師孔子聞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禮記曰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史記曰韓哀侯魏武侯趙敬侯共滅晉三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爾非謂平公之日已有三晉之名也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修短可命此言取其正事而已豈復係門閥乎婁敬一言漢以遷都醜女暫說齊以為后亦猶鼓缶而會時搖頭而韻曲也善曰高誘吕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此言物有因而易彰也善曰乘猶因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孫卿曰吾嘗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迹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

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此言為事非虛立功須實故三章設而漢隆玄言流而晉滅此其驗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湯谷之晷揮翮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緹縈獻書而除肉刑此其例也善曰論語宰予曰鑽燧改火楚辭曰後飛廉使奔屬王逸曰飛廉風伯也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故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春秋不以善惡殊其彫榮人君不以貴賤革其賞罰故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也善曰辭君韓詩章句曰煦暖也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叟清耳而無伶倫之察此言事在外則易致妙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於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也伶倫妙在其神故樂人不傳其術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極也世本曰奚仲作車尸子曰造車者奚仲也伶倫已見上文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準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至其極也殊塗共歸雖方諸稟水於月而不加於水之涼陽燧取火於日不加於火之輝也善曰周禮曰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鄭玄曰夫遂陽燧也鑒鏡屬也取水者

世謂之方諸鄭司農曰夫發聲也明齍謂以明滌粢盛黍稷烜音燬

臣聞絶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商鞅言帝王之術而孝公以之睡此其義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宋玉集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有遺行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俚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既而陽春白雪含商吐角絶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吕氏春秋曰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說而請之野人終不聽於是鄙人馬圉乃復往說曰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苗野人大悅解馬還之

臣聞尋烟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録響操終則絶何則垂

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之化已滅周孔以禮樂訓世故其迹可尋倪惠以堅白為辭故其辯難繼是以唐虞遠而淳風流存蘇張近而解環易絕也善曰字書曰薰火烟上出也曹植魏德論曰玄晏之化豐洽之政尚書益曰至諴感神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日月發輝既尋虛而捕影欲藏形而託暗豈得施其巧密乎以喻聖人正見既探心而明惑欲隱精而倚智豈足自匿其事乎善曰鄧析子曰藏形匿影鬼谷子曰藏形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重光日也尚書五行傳曰明王踐位則日儷其精重光以見吉祥說文曰捕取也思玄賦曰朝貞觀而夕化應劭曰貞正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仲長子昌言曰探心

測意世加甚焉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寧凶邪亂正亦由浮雲蔽天疾風激水故舜流四凶而朝穢穢楚戮費鄢而王道洽也善曰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爾雅曰助美也二臣費無極與鄢將師也已見李蕭遠運命論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衆聽所傾非假北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物之企競由乎不足政之不治才不合時故也心苟自足不假

美女之麗用會其朔不勞稷契之賢矣善曰揚雄答客難曰工聲調於比耳張衡舞賦曰既娛心以悅目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趙岐曰西子古好女西施也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韋乎時者非克己所勗是以利盡萬物不能叡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棲遑之辱下愚由性非假物所移弊俗係時非克己能正是以放勛化被四表不革丹朱之心仲尼德冠生人不救棲遑之辱按西漢劉向上疏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答賓戲曰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望

景撚曰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撿謂定撿不濫漫也此言晷景有節尺圭可以知其數深情難測淵識不能知其心故光武敝於龐萌魏武失之張邈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言術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改常心乖性命之指蒼頡篇曰檢法度也

臣聞傾耳求音眡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耳之與目同在於身而苦樂有殊不能相救良由造化隔其通七竅理其用也善曰莊子曰棄生以徇物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官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也

臣聞遯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

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節厲
名則傳之不朽窮則身居萬全故謂之勝所以烈士貞
女棄彼而取此也善曰周易曰遯世無悶王逸楚辭注
曰遯隱也論語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禮
記曰幽居而不淫漢書蒯通曰婦人有幽居守寡者毛
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廣雅曰矜急也厲高也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之
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桓撥之君
搖頭鼓缶秦之樂也秦人樂之此故不顧天帝之音故
子路之惠政卓茂之仁恕豐沛之甄復三者自足其樂
矣豈復思時雍桓撥之治哉善曰身蔭既足故無假垂
天之雲垂天言雲之大也莊子曰北溟有魚名之曰鯤

化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家語曰子路為蒲宰夫子入其境而歎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墉屋甚嚴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寛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其民不擾也密令卓茂已見孔德璋北山遺文尚書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豐沛謂漢也桓撥謂殷也毛詩曰玄王桓撥毛萇曰玄王契也或者以密為宓子賤但子賤為政雖則有聞以邑對姓恐文非體也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瞍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珷玞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劭運若時來則賢明易興數逆儻季則愚聖一揆故堯在朝而舜登庸哀公居位而仲尼逐也善曰飛轡懸景皆謂日也日

有御故云磐也頍猶舍也西頍謂巳夕也東秀謂旦明也廣雅曰秀出也愼子曰離朱之明韓詩曰矇瞍奏功薛君曰無珠子曰矇珠子具而無見曰瞍大戴禮云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鄒陽上書曰夜光之壁戰國策曰白骨疑象珷玞類玉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儀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寸管黃鍾九寸之律以灰飛所以辨天地之數即示近之義也以夏至立丈二表於陽城表觀其晷影以知日月之度斯所謂託驗於顯者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按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按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其灰

散不及氣所動者其灰聚鄭玄禮記注曰儀猶向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己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常音謂君臣宮商之音夫絃節有恒清濁之聲難越對物有恒則應化之功不廣然明鏡無心物來斯照聖人玄同感至皆應是以滯有之與懷豁道難得而拔也善曰文子曰事猶琴瑟每終改調淮南子曰鏡不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豫設人形貌清明以待人形形見則見之鵩鳥賦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淮南子曰隔而不通分為萬殊

臣聞柷敔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疎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其會夫道上環中理責持會而發而節樂者擊一柷之功也一契而御衆者聖人之能也善曰廣雅曰疎遲也

臣聞目無常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言為政之道恕已及物也耳目在身施之異務不以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已是以存乎物者豈求其備哉杜預左氏傳注曰嘗試也論語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安國尚書傳曰誅猶痛責之甚也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

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此欲合各當其所而無企羨之心抑亦在鵬鷃之義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左氏傳閻没汝寛曰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而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猶足也周禮曰春獻王鮪劉邵趙都賦曰巨鼇冠山陵魚吞舟吸滲吐波氣成雲霧楚詞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曰以蘭香錬膏也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也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楚詞曰衝風起兮橫波王逸曰衝隧也言及遇隧風大波涌起楚詞曰使江水兮安流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法言曰吾不見震風能動聾聵也洞疾貌楚詞曰夏屋廣太沙堂秀

莊子云風謂蛇曰折大木飛大屋唯我也何則牽乎動則靜凝言舟牽乎水波靜而舟定故曰靜凝也善曰屋雖靜而為動之所牽則靜止而為動也鄭玄儀禮注曰凝止也自定之貌也係乎靜則動貞言屋係乎地風動而屋傾是動貞也善曰舟雖動而為靜之所係則動正而為靜也周易曰貞正也然此文埶與上句稍殊不可以文而害意也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冶容之悔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此謂物無常性惟化所珍故水本驚蕩風靜則安屋本貞堅風來則傾亦由貞專之女值淫奔之俗或有桑中之心凶虐之人被淳風之化當挾賢士之義善曰言舟本搖蕩流靜則安流為水及風誤也悔當為誨曾曾參史史魚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

漢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言人居窮則志篤處達則思輕

是以楚君施嚮激三軍之澆俗少原流慟誚輕薄之頹風善曰賈子曰楚昭王與吳人戰軍敗走昭王亡其踦屨已行三十步後還取之左右曰大王何惜於此昭王曰楚國雖貧豈無此一踦屨哉吾悲與之偕出而不與之偕返於是楚俗無相棄者韓詩外傳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向日刈蓍薪而亡吾蓍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也婦人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者不忘故也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暗

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商風漂蕩本無興雲之候暗君政亂不能懷百姓之心至谷風習習必陰必雨明主在上則天下自安也善曰毛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毛萇詩傳曰乘升也洪範五行傳曰雲起於山而彌於天鄭玄周禮注曰彌徧及之也

臣聞烟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烟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殷墟謂紂也周京幽王也棄性遂欲遂令身死國家為墟故微子視麥秀而悲殷周大夫見禾黍而悲感者也善曰夫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故性充則國興情多則國亂二王皆棄性而縱欲所以滅亡也或者以詩序云彷徨不忍去而凝佇立之跡然序又云盡為禾黍豈得佇立哉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烏棲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沉貢鼓密而含響朗笛疎而吐音賢聖之道動合物宜隨浴汚隆用行其正取其濟物而已猶求烏必高其繳須魚必沉其網也善曰爾雅曰大鼓謂之鼖貢與鼖古字同鄭玄禮記注曰密之言閉也説文曰疎通也

臣聞理之所守埶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劒之痛義貴於身故臨川有投迹之哀性命之道含靈所惜以利方生則生重利不以利喪生是理之所守道之所閉也以身方義則義貴身而以義棄身是埶之所奪權所必開也是以據圖無揮劒之痛以利輕於身臨川有投迹之哀以身輕於義

文子曰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者不為身貴乎天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故也天下大利也比身則小身所重也比義則輕臨川自投謂北人無擇也已見桓溫薦譙元彦表

臣聞道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以天地之賾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事得其要雖寡而用博易之六爻該綜萬象琴之五絃備括衆聲善曰廣雅曰玄遠也小雅曰賾深也周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乘五絃琴也蔡邕琴操曰伏羲氏作琴絃有五象五行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此言令人尋本而棄末也善曰

法言曰或問經難易曰其人存則易亡則難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疎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步晷而修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天布列象物所以知其度此即遠猶疎淵之積水人所不能測此即藏於器也善曰儀猶法象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步推也説文曰晷日景也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難視也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强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言執有極也虐暑涸陰之隆不能易火冰之性吞縱漂鹵之威不能移貞介之節淮南子

曰夫寒之與煖相反寒地拆水凝火弗為衰其執暴也見下文吞縱謂秦也六國為縱而秦滅之故曰吞縱過秦論曰秦有并吞八荒之心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為帝魯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尚書序曰武王伐殷尚書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過秦論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櫓說文曰漂浮也史記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伯夷叔齊恥之隱於首陽山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沉寒凝海不能結風金為火所流海為寒所凝此是

理開而常達也然則能流金而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結風此理閑而所窮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數術也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

夫冒霜雪而松柏不凋此由是堅實之性也天雖損無害也鷄善伺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此謂時累不能淫也善曰莊子曰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淫猶侵也法言曰晨風陵雨然後知夏屋憮憮李軌曰陵雨暴雨也憮莫經切憮莫公切

文選卷五十五